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北山文集卷之九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與梅和勝

某頃坐荼毒冒昧以銘文爲請顧母氏餘懿雖當爲  
大筆所播傳尙慮執事以某不孝荒謬凡今日禍災  
窮困皆其自取無足憫憐而拒絕之八月十三日吳  
彥成附致所賜緘書文字等縷縷誠懇無不充足是  
夜率諸孤於柩前號泣拜頌翌日付鐫人載諸嘉石  
謹以短書一通隨石刻持獻具于別函少見卑懷荷

載之意伏望裁覽

與章少董

伏自清漣岸下挽舟一別今已六年書問不相通者  
亦許久蓋身在溝壑衮衮流轉無日不爲窮愁所役  
所以懷想雖勤而候問之禮無從可致也別後竟不  
知守官何地中間粹中始謂得簿海鹽是何棲息之  
早也仕宦不能自售者大率如此第學者有薄祿可  
食隨小大以利澤及人不與俗吏俱化便自可喜然  
少董亦何所不至耶如聞兩失賢助且未得子良爲

在懷某今亦三十五歲矣前年旣奉母氏歸土挈家  
入浦江作學堂教人子弟匏繫踰年遭阻寇盜苦險  
百端歸尋故居化爲瓦礫鄭氏非命者以數十計坐  
此艱難胸中荒落諸況不復云也今日得便稱遽而  
不肖來日欲道衢信如蘄春行李亦忽忽此猶未旣  
所懷爾幅紙數字因風亦有望於故人云

答范茂直

晚來雪意已成客子畏寒懶出坐馳高論忽被密帖  
承尊候萬福深感深慰某嘗謂有人持一鉤之絲坐

沮洳之上雖未得魚然魚之小大已自可見操長竿  
巨緝睥睨東海而立者雖未知所得何物然其人決  
不爲蝦蟇科斗而來也區區所懷如此餘俟面列以  
盡

與潘義榮

某今年正月十四日在梅蘄州座上讀邸報見書館  
新除大用欣慰伏惟神明俱贊福順交集公少年取  
巍科而涵養器局一洗時病校讎小寵未足爲賀第  
芸署所藏非人間書想其咀嚼攬取日以增積他時

施設運動福利生靈者今皆可得而充矣歆仰歆仰  
某伏自閑闕忽忽歲月鄉里盜後禍患百出去年於  
母氏墓園之旁編蓬爲居且此收召魂魄今春道江  
南入蘄春見和勝得一書與婺守求試漕司到鄉已  
爲他人所先雖守二似有那融之意正恐難必齒髮  
暮矣黔驢之技轉不似前故人聞此尙當千里相憐  
也未參悟間千百愛重

與周務本

某命薄骨寒春試文字有司復不喜試後傷寒萬死

中得生閏三月十九日纔能抵家日欲通致一書又  
念敗北而歸有幸平時賞激之意簡牘難自文飾每  
臨紙而不敢書比見浦江士友所被之帖傳問之言  
番番有之然後知某雖奇蹇無能而公尙愛憐未弭  
也奧深中此身又復流轉不敏之罪未有面叙之期  
執筆慙汗而已

與張叔靖

某自去歲奉別謁竊偷生百無足道今年夏不雨薄  
土磽惡粒穀不登場淖糜不給懷抱亦營營爾所幸

村野孤寂俗客不到門癡坐觀書可以百日不出每  
念睽闊之久欲作一書苦無便有便興盡輒已亦恃  
叔靖道眼無礙千里自能相照也今日天寒得酒歡  
甚亟寫此書憑季弟達之并有一詩奉寄區區之懷  
悉具於詩故不多及

與潘義榮

冬寒伏惟使節按行之暇尊候萬福某去年羈旅卧  
病出京時如醉夢中人雖不能道一語而別然依戀  
之心猶能扼以東歸到鄉之後氣蘇意定念在中都

荷眷存非一旋承擁旆淮東稍施所學見之政事日  
欲爲賀謝之書而窮居孤寂寡便未能左右平時懷  
憂國憂君之意今者朝廷輟於文書鈐槧之中俾爲  
部使者則一道吏民當被厚賜某技窮退屏百念灰  
廢惟俟故人袞袞光大剷除蠹弊休聞拭目得再見  
三王之治快意而死如此而已其餘祝頌不情之語  
不敢道也

答姜秀才

昨日承訪逮副以長牋叙致勤誠感何有也嘗謂求

師固難爲說尤難吾子以退之師說見告請復得以  
師說爲謝柳子厚謂魏晉氏以下世蓋不事師唯退  
之奮不顧俗作師說一篇以勉誘後進然猶召鬧取  
怒不已況餘人乎今之晚學在里巷中團聚小生以  
所不知更相授受不龜之藥賣不百金至於挽人而  
售之使人輕慢而不知尊非徒自輕亦輕道也故予  
深以爲戒又自知學術荒淺幼年貧甚不得專精於  
學獨受性愚狼不甘爲聾俗羈紲故銳致讀書今方  
枝窮退屏無所成就正不敢導人以所短也去年吾

子過聽猥謂可從之遊自顧有不可得而辭者故得  
數相往來磨琢甚樂今年予既多事而吾子似亦抗  
走營營意謂秦青之歌已得之矣豈敢竊竊然挽而  
教之也此無他不敢好爲人師而已長牋之臨方知  
有幣帛不至之歉無乃失所疑乎圖裂地而取封意  
豈在於百哉紙窗竹屋之間時得賢士顧訪商確今  
古抵掌一笑政窮人之所望也屬嗽疾作苦奉報草  
草

與潘令衛

午刻尊候萬福前領薑母百斤且勤枉過他出迎肅  
不迫蠶老葉忙詣謝亦復不果當蒙亮之苗已出土  
而園丁不識薑性盛介切告頻遣至看覷合作如何  
培養祇自備人工爲之左右當不使其有半塗之廢  
也已有折簡之約更不圓封切望照恕

答潘叔豹

叔豹吾友辱誨字承日來所苦不衰使人執書慨歎  
久之失意遠歸貧病如此其何以堪來書謂夏初一  
書往復之後無一字相及視安否如秦越疑若有之

然自揆於心則有說夏時旣報來帖家人就蓐小子  
生不旬日以毒瘍化去家人憂苦成疾盛暑中子死  
妻病百端煎悲八月十三日遂般挈還金華到家則  
官中征羅絹紬帛免無錢里胥每登門徬徨無所出  
坐此懷抱無一日好然念吾叔豹之心則猶夢寐不  
忘也數日前郡中見章子云曾得左右書具言體中  
未平欲附藥去又不知近來疾狀如何相對憂慮得  
書始大驚懼爾平生友善相知如左右者有幾尙期  
他日相扶行道萬一終坐坎壈則桑榆暮景鷄黍往

來冀終此身公何謂舊約之易寒如此乎乍寒病人  
易覺增重惟寬心調治某更數日定走左右面叙此  
不多及媿媿悚悚

與潘義榮

前日奉誨帖已登輿就道紙筆不便不皇報謝拜賜  
而歸媿不自安古文尙書孝經實所未見開卷一覽  
如聞琴瑟鐘磬之聲而字畫奇怪氣象深穩又如今  
人中見古人也幸甚幸甚越夕伏惟治行之餘尊侯  
萬福左右取科名十年矣行已趨操士大夫雅論高

之今日之召正當國步艱虞之後非獨朝廷責任於公者甚重而有識之士所以相望者亦不輕矣切須攄發所學力救今日之弊某窮頓之身不能奮發見之行事然竊嘗思之爲治者貴乎知大體毛舉細故非所急也蓋治道之舛繆如人之有疾病元氣虛耗根本搖動者病也瘡瘍癰疥見於皮膚者亦病也若元氣充實足以滋養肢體則瘡瘍癰疥無自而作有亦隨手平復苟元氣中潰則其外雖充實光潤終亦僵仆而已矣國家累年綱紀破壞風俗頹靡小人方

且上下欺慢種種兒戲當時如取元氣向絕之人飾其衣冠傅以粉澤而指爲姣好賴天地宗廟之靈於未僵未絕之間扶而起之此大幸也竊見比來諸公施設政事雖未敢加衣冠粉澤於病人之身而目前所留意者已在瘡瘍疥癬之末所謂元氣之未還也漫未省也嗚呼於今日國勢一變之時扶之不正過是恐難爲力矣左右亦有意於此乎元氣之還不還在小人之去不去雖然小人非能盡去也堯舜三代之時所用者豈能無小人要之君子勝而小人寡治